

富春江往事

许多年来,我总在心里呼唤着一条江的名字:富春江。

地处钱塘江上游,上起淳安县,下至富阳,位于新安江与兰江的交汇河段,就是富春江。

1987年,我只身一人从遥远的家乡来到富阳小城,从此与富春江结下了深情缘。

我租住在富阳城内渔种场路的一家简朴民房,白天在一家工厂做杂活,晚上在柔和灯光下对着方格稿纸吐露心声,奔忙在生存和梦想之间,用汗水与勤劳描绘着一个个平凡的日子。

休息日时,我常去富春江边的恩波广场上玩耍。晚上的广场热闹非常,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也有人弹奏各种乐器,人们用种种方式尽情抒发对生活的热爱。

在恩波广场,我结识了会吹拉弹唱的钟大哥,结识了会唱越剧的王大姐,还有既能捕鱼又会唱渔歌的杨大叔,他们教会了我唱越剧、唱红歌。异乡打拼的艰难被艺术滋养的熏陶稀释,生活洋溢着欢乐与温暖。每逢富阳城里有人家要做红喜事,钟大哥就组织我们一起去唱歌。不但可以感受到歌唱的快乐,还能拿到红包与香烟,这些外出表演的时光丰盈了我的异乡生活。

择树而立接地气

这位阿姨是我第一次遇见就微笑招手的人,第一印象就是和善,仿佛天生就认识。

她八十了,戴着口罩,体型清瘦,背有点驼,走路缓慢。头几次我们都是笑笑招招手,以示友好,见的次数多了,我们也说话。花园里走路的人很多,都是熟人,原来不熟也会慢慢熟悉起来,圈子越来越大,大家庭似的亲热。

白天我出去晚,有几次坐在木条凳上,后来见阿姨背靠路边树站着,心里有一丝奇怪,但按自己的节奏经过,一个微笑,一个手势算是问候了。这些树我请教过好多人,前段时间地上掉满绿色小颗粒,细看有五张叶子,很像早春远方的一抹绿意,也像潮湿地一丛青苔。有说栎树,有说皂角,也有说椿树,就这位阿姨肯定地说是槐树。看我一脸懵懂,她说这是真正的槐树,开白花的是洋槐,槐树有很多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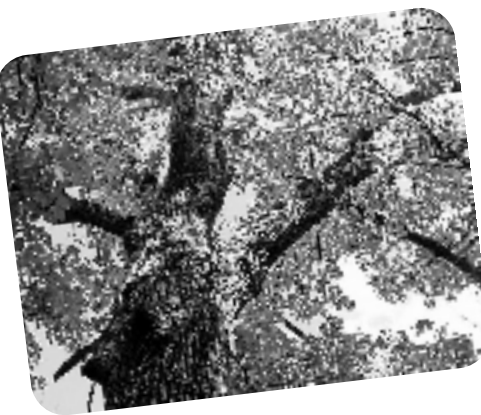
阿姨是青岛人,二十岁在北京念书,几十年了。这是她女儿家,她丈夫上海人,上海也有房子。见我过去,阿姨说要跟我一起走,走花园的另一条小路,这里有没有太阳,她主要是为我。

桃树结了不大的果子,喜鹊多,就在我们前面,我要拍,阿姨就停下来。我们慢慢走三圈,这三圈她跟我说,靠树不是晒太阳,也不是累了,是接地

气。路面不是柏油沙子浇着,就是地砖铺着,没有地气。只有这树根的一圈是泥土,脚踩上去是真的接上地气。

每年7月,富春江开渔期到了。江上舟楫往来,热闹非凡。竹排、木排、虾蜢舟、皮划艇混夹在木帆船、货驳船、轮船与游轮中,往返穿梭,生机盎然。那年夏天,杨大叔找到我,要我和他一起出江捕鱼,包吃包住,还可以有一定的工钱,我因此度过了一段既辛苦又快乐的捕鱼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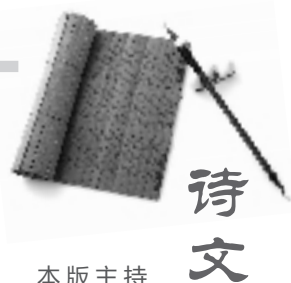
早上,我和杨大叔划着木船,迎着日头出发,河风吹来清新的气息,吹来鱼汛的消息,吹来一天的希望。撒网、收网,我们每天要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每一网都打捞着生活的希望与失望。傍晚时分,我们在木船后舱的厨房烧火做饭,渔船上升起袅袅炊烟。我们就睡在船舱里的木板上,江面夜风习习,仰望星空,我们心怀美梦。我们在星光下交心而谈,述说往事,有时一起放声歌唱,江水晃晃悠悠,心中的思念随着歌声飘向远方。



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我离开富阳,去另一座城市谋生。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我时常回想起年轻时在富阳走过的那段青涩岁月。今年三月,在一个细雨绵绵的日子,我再次重返富阳探访。站在美丽的春江之畔,眺望着辽阔深远的江水,当年的记忆又一次泛起层层波澜,铺天盖地,将我席卷。 汤华平

平日里我父亲也经常下楼走路,上午十点或下午两三点,他在树下作吸氧状,这是他的独创。我们也聊到过接地气的话题,楼房地下挖空又架高,应该下楼去。但没有想到这地气还是有隔层挡住的,阿姨比我们想得更远,做得更到位了。她每靠一次,静数二百个数,我在一旁等她,不说话。她要走,我伸手搀扶一把。她以前背也是挺的,去年开始稍微弯着,近来有好转。

每个人都对生活有积累,都有经验可以分享,有可取之处。我想告诉父亲和身边的朋友,这些听来的看来的,有些是自己可以想到的,上了年纪得注意提防,比如要蹲下身,不要直接低头和弯腰;爬楼爬山不能太多,要保护膝盖不受磨损;可以择树而靠,高大繁茂的树可以依傍,可以庇荫,它有强大的生命力,需要的人可以借光。 李美丹



诗 文

本版主持
张文利

谈笑在诗文,往来有良朋。以文会友,不在于水平高低,只要你爱写作,就加入我们吧。

请扫描二维码,加管理员为好友后,发送“诗文”两字,加入“诗文·浙里养俱乐部”这个大家庭。

原创作品一经录用,将获相应积分,今后可兑换俱乐部福利。



夏荷

喜立水中昂,
颜红巧绿装。
根横泥底悦,
株挺寓情长。
暖风扬律动,
炎日吐芬芳。
淡淡清白爱,
盈盈热烈肠。

印振林

梅雨

一夜黄梅雨,
窗前湿气凉。
江河流水急,
堤岸柳丝扬。
往事难回首,
羁魂欲断肠。
新吟非戏谑,
把酒盼还乡。

陈多维

湖溪泛舟

风摇舟动似云游,
湖映青山莲绕洲。
举棹轻飞惊白鹭,
浮萍染绿碧波柔。
小杯乘兴三分醉,
便向渔姑歌放喉。
难尽清溪红日落,
婵娟已上柳梢头。

李燕生

杨梅红了

家乡的山坡上,四季鲜果不绝,而杨梅也有上千年的栽培历史,除了在当地销售外,在丰收之年还销往外地。

前些年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个同事应朋友老李盛邀,来到有雅称“幽谷杨梅林”的山湾。我们兴高采烈地沿着涧边小路,但见一棵棵高大的杨梅树绿荫翳翳,丹果累累,仿佛翡翠屏上缀满了繁星般的红玛瑙。那圆鼓鼓、紫艳艳、水晶晶的珍果,以果大、核小、色美、味甜而名扬四方,成了老百姓丰收致富的“摇钱树”。

望着满枝的“红玛瑙”,本来干巴巴的嘴里,口水早已从牙缝里汩汩地淌出,我暗暗吮了一口馋水,心想这回真是体验了“未尝嘴流涎”的滋味。我们一边沿着山坡在垂红缀紫的树林中穿行,一边应主人的盛情邀请尝着不同品种的杨梅,从这棵树上摘几颗,又从那棵树上摘几颗,不知先尝哪棵才好。一路品尝过来,贪婪地吃得“十指纤纤尽染红”。主人还向我们介绍说,那晶莹如玉的是“水晶杨梅”,粉红娇艳的叫“桃红杨梅”,果味甜酸的称“糖霜杨梅”,那西边山坞上的一棵是“大炭梅”。

这一棵“大炭梅”,号称杨梅王,已有上百年的栽培历史,树上的杨梅显得尤为绚烂富丽,红弹满梢,粒大如卵,乌红剔透。我随手摘来一颗品尝,果然甜中蕴酸,酸里寓甜,令人咂嘴回味。难怪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先是大赞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后来吃了“大炭梅”却马上改口说:“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这一评说出自大学问家、大美食家之口,自然产自吴越之地的杨梅就身价倍增。只见同事老王一连吃了七八颗,像个小孩似的笑着连连说:“太鲜美了!太鲜美了!”

傍晚时分,当我们离开山湾时,但见山径上村民们挑着满篮用蕨叶覆盖着的杨梅健步回家,忽又听见山谷里传来几声山鸡飞扑的鸣叫声,那“鲜果在树,空谷幽声”的景观是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里人所不能想象的。我再回首眺望那山坞里绿油油的杨梅林,在夕阳余晖的映射下,凝翠流碧,闪红烁紫,在层峦叠嶂的山坡上,显得分外风姿绰约。 朱积良